

游目骋怀

问山  
丁镇

在五朵莲花的脚下  
做一个悲悯的人  
轻叩山门

晨雾已消散  
阳光乘着鸟鸣的滑梯  
从翻卷的枝叶间  
摔下  
婆娑的树影  
在石壁印下恍惚的旧光阴  
以及更久远的呼喊  
苔痕更斑驳 老旧

大悲峰的臂弯里  
生命是两种存在  
有根的是草芥  
无根的是倏忽飞逝的雀羽

山的仁厚珍藏了  
所有: 灰烬, 尘埃, 影子

我像一颗  
未曾沾惹凡尘的陨石  
决绝地投进  
莲花山宽大的怀抱  
激起的涟漪  
在山石内部轻漾  
足将飘零的花瓣  
重新拼成  
花, 非花

雁阵, 还在远山的  
暗影中洞渡  
天竺峰迂回, 包抄时空  
请原谅  
我两次踩灭了同一条溪流

格桑花开  
喻建设

你在时光的哪一端飘来  
为那颗悸动的心  
将绚烂铺开  
又被那双温柔的手  
裁剪出这般的娇态

你为谁倾洒恹恹的香霭  
毫不在乎  
又为谁坚定地伫立  
漫山遍野无怨无悔地等待

香樟的浓荫之下  
我轻托着腮  
聆听蜜蜂在花蕊间  
吟唱甘美的天籁  
凝望蝴蝶无事的表白  
鸟儿在枝头的情怀

雪中花  
刘盛扬

寒流一波又一波  
漫天雪花穿梭着  
我们依然在街头转悠  
莫说胜似闲庭信步  
那是寻找站稳的温度  
即使摔跤  
也有着慢镜头的优雅  
走近路边的花园  
树丛里幽幽地香  
深藏一派春的生机  
我不禁为之代言  
你下你的雪  
我开我的花

归潮  
陈耿之

潮涌神州, 风卷海岳,  
年岁归故。  
红头船舵, 千年帆迹,  
根脉深如许。  
古城钟韵, 非遗薪火,  
暖了五洲侨眷。  
忆当年, 漂洋拓土,  
寸心总系村树。  
他乡桑梓, 潮人风骨,  
代代初心无负。  
报国维艰, 润滋家里,  
热血凝宏举。  
今逢盛会, 群贤毕至,  
共筑复兴新路。  
同携手, 凝心聚力,  
再兴宝绪。

相间的猪肉切成筷子般的条状, 撒上磨好的各种料粉, 加入菜籽油、香油、酱油等。新磨的面粉磕入鸡蛋拌成细小的颗粒, 倒入肉条慢慢搅拌, 裹上面粉和鸡蛋, 倒在大瓷盘里摊平。大锅中加清水, 放宽屉, 摆上大瓷盘, 锅底填入豆秸或棉柴, 慢慢烧。约摸半小时, 蒸肉的香味飘散开来, 令人陶醉不已。把蒸肉端出来, 用筷子一条一条捋顺, 再摆到另外的大瓷盘上, 晾凉后就是色香味俱佳的特色蒸肉。

大锅重新洗净, 用棉布擦干, 一大包红糖和两碗小米倒入锅中, 均匀地在锅里铺平, 把铁丝筛子架到锅里, 摆上控干水分的猪蹄、猪耳、鸡背、鸡腿、鸡爪, 再扣严锅盖, 压上一个木墩子, 锅盖四周捂上布巾, 锅底换

上细小的麦秸, 一缕跳跃的火苗若有若无舔着锅底。烤肉看起来简单, 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好。很多人不是熏得过了, 就是上色浅了; 不是味道太重, 就是清水寡淡。母亲做的烧鸡, 色泽金黄, 肉质鲜嫩, 肥而不腻, 余香悠长。有人讨要秘方, 母亲笑着说, 哪里有什么秘方? 就像做人一样, 都在一个火候。

在每一个冬天, 母亲都会重复这件事情。冬天被母亲安排得井井有条, 生动美丽。等待窗花映红山村, 等待鞭炮迎来新年, 等待离家的孩子如同一只只燕子飞回窝巢, 就等到幸福而甜蜜的团圆。就像母亲站在村口, 盯着脚尖, 遥望远方那样, 一声声的呼唤, 绵长而悠远……

■毛毛 摄影



大运之河

母亲的冬天

刘琴

吉祥如意的花糕, 每个都用两斤面粉做成, 中间放入花生板栗红枣, 出锅后个大如盘, 很是壮观。

母亲还要做各种馅的包子, 有软糯香甜的红豆包、绿豆包、豌豆包, 有清新可口的白菜包、韭菜包、荠菜包, 还有百吃不厌的豆腐包、猪肉包、牛肉包、羊肉包, 再烙上几张原味大饼……从动手做面点到全部蒸好, 要七八天时间, 二百多斤面粉, 做好的面点堆得如同一座小山。

家里的大水泥瓮, 每个都装得满满的, 再盖上麦秸草编成的大顶子。母亲把院中的积雪扫到一起, 拢在大瓮四周。再到东山的背阴处, 用大筐子掬来冻得更结实的雪, 把大瓮严严实实盖起来, 这是母亲发明的“天然冰库”。大瓮里的面点, 一个冬天都新鲜如初, 面香扑鼻。

进了腊月, 每逢镇上大集, 母亲就推着板车赶集。她穿着厚棉衣, 围着蓝围巾, 挤在人群里走过数不清的货摊, 挑新鲜的猪肉、猪蹄、猪耳、鸡背、鸡腿、鸡爪, 每样都买上满满一大包。回家用井水洗净, 一样一样放入大锅, 加足水, 锅底架上粗壮的木柴。热气在整个屋子缭绕, 浓郁的肉香氤氲开来, 飘出很远。

煮好的肉捞出摆在笼屉上控油, 再把早已备好的肉丝、香菇、木耳、竹荪、豆腐、花生等物料放入锅中的肉汤, 扣严锅盖, 撒去锅底的木柴, 换上细小的树枝, 工夫不大, 锅里的物料在肉汤里煮得烂熟, 倒入大瓦盆, 冷却后就成了肉冻。这在家乡叫作定肉, 也可以在浓汤里放入鸡肉或鱼肉, 做成定鸡定鱼。

蒸肉是母亲做得令人称绝的另一道美味。肥瘦

东文西武

白额狗獾

周承强

不愉快的事。

被人爱护的狗獾, 竟也进步特别快, 有时还到溪边洗手, 进窝也会蹭蹭脚, 从不在洞里大小便。一次巡查, 小林看见两只狐狸跟一只狗獾斗得不可开交。眼看狗獾要落下风, 他赶紧晃动手电的光柱, 还跺了几下脚, 吓得狐狸一溜烟远去。

这狐狸是最爱不劳而获的, 经常抢占狗獾的窝。那只获救的白额狗獾满眼泪光, 朝他点头致谢哩。其实狗獾也不好欺负, 有仇必报。

第二天巡查, 小林就见那只白额狗獾领着一群伙伴追咬那两只狐狸, 它们的嗷嗷叫声, 在月夜显得特别刺耳。小林仍然晃晃手电筒, 让这些小动物和平静去。狗獾仿佛明白他的心思, 一个个赞顺地离开, 步履从容。

小林最怕有什么动物受到伤害, 但还是有出意外

九州论剑

渔民上岸的阵痛与生态文明

贺文春

成了渔民愈发勤劳的动力, 也成了滥捕的动机。”

按照渔民的传统规矩, 遇到产仔的三春鱼, 必须放生。从“三春鱼也成了桌上佳肴”, 可以看出人心的变化和渔业资源枯竭的程度了。环境恶化的警示灯, 已经在湖面醒目地闪烁起来。

黄盖湖十三万亩湖面, 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分了湖的搞网箱养鱼, 没分到的就在公共湖面打鱼, 下迷魂阵。作为队长, 老渔民出身的何布阳伤心地酒后吐真言: “我今年当最后一任队长, 以后就不管了。整个黄盖湖, 鱼都打绝了种, 刁子鱼都没有一掐长了……人, 只怕是馋疯了……又湖里……电鱼……药鱼……炸鱼……”



此时, 靠打鱼为生的何守护更加痛苦。他面对着浑浊的湖水, 束手无策。深夜, 他和妻子驾着船, 慢慢靠近那些迷魂阵和粘鸟网。“粘鸟网粘了几只大野鸟, 有的已经死了, 有的还在挣扎。他把船靠得更近, 救鸟。白鹤鹑、崖沙燕、白鹭、白琵鹭,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的, 有死了的, 有折断翅膀或脚的, 还有在哭的。他在船上找了把整理渔网的剪刀, 一只一只地解救; 数钱的时候, 各自回家, 每天总有一户在门缝里笑眯眯地点现钞。”

一下午, 渔民的心思活络了, 干活也拼命了。几年过去, “半农半渔”的村子, 都起新房了。“此时的黄盖湖渔民, 沉浸在快速致富的喜悦中。唯有何守护, 这个传统的渔民, 继续以打湖中野鱼为生。迫于生计压力, 他在湖湾不远处的无名小咀, 用锄头挖掉乱草, 开荒种豆。正是这个最后的渔民, 成了滥捕滥打、环境恶化的见证者和痛苦者。

这种阵痛, 也体现在家庭情感与伦理的纠葛。人物间的互助与牺牲, 既保留了渔村社会的温情底色, 也揭示了政策执行中的人性复杂性。

未来展望:  
生态文明本土实践的传承与创新

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 人与自然



切成手指粗细的长条, 撒上盐粒腌出多余的水分, 摆在竹篾上晾晒, 变软后收到盆子里。然后挑选个大饱满的花生米, 在大锅里炒香, 用擀面杖研成细粒撒在萝卜条上, 再加以茴香八角花椒桂皮拌匀, 就是家乡有名的皮根咸菜。

甜面酱更是母亲的拿手好菜。去村后的树林摘来一筐野生的黄蒿, 这是做甜面酱的引子, 有着浓重的香气。煮得烂熟的黄豆, 加上新鲜的麦麸, 揉成一个个馒头大小的团子。在竹篮里铺上一层黄蒿, 把团子摆上去, 摆一层团子加一层黄蒿, 把篮子高高地挂到房檐下。约摸半个月后, 团子生出长长的白色绒毛。母亲把团子揉碎成粉末, 倒入瓦盆里, 加入晾凉的白水搅拌均匀, 把盆口盖上棉布封严, 端到屋角继续发酵。等到透出甜味的酱香, 枣红色的甜面酱大功告成。

母亲再把秋天里收的又大又白的蔓菁洗净晾干, 切成细丝, 加入葱丝姜丝和芥末, 装到又大又深的罐子里密封。二十天后, 打开罐子倒上白醋, 加入白糖, 再密封三五天, 就成了酸甜爽脆的辣丝, 晶莹剔透, 纯白如玉, 仿佛雪雕一般。

母亲把各种酱菜装满了小泥缸小瓷坛小瓦罐, 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罐头刺骨……

冬天的山村寒风刺骨, 滴水成冰, 这时母亲制作花样面点。在阳光好的日子里, 把新麦洗净磨粉, 加入白糖鸡蛋蜂蜜, 做成面饽饽、枣饽饽、糕饽饽。还有

小林巡查时, 每到晚上八九点后, 在玉米地总能听到窸窣声, 时停时起。这片玉米地过去有人种, 现在为了保护动物挖荒了。这时他会轻手轻脚走开, 他知道那是狗獾觅食了。

狗獾怕人, 作为护林员, 他有义务保护这些小动物。春山动物种类繁多, 他感觉最多的还是狗獾, 一到晚上, 成群结队出来活动。

起先听到小林的脚步声, 它们会嗷地一声散去。时间长了, 彼此有了默契, 任小林脚轻脚重, 狗獾不怕了, 好像见到亲人一样。

小林偶尔晃晃手电筒, 它们不跑不怒, 一脸萌态地张望, 有时摇头摆尾真可爱。小林确实常给它们排除意外险情。俗话说, 八斤獾七斤油, 獾油治烫伤有奇效。

一些贩子总想捕捉它们赚大钱, 偷偷跑到山里下网子安夹子, 甚至设药设套, 无奇不有。小林每逢值班, 查得格外细致, 一路收不少网子和夹子。

林中的狗獾越来越多了, 有人忌恨小林, 在护林房的墙上贴“警告”, 再不识相, 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小林看了轻声一笑, 怕死就不当护林员, 我也不是吓大的。他没有撕那告示, 只在上面加了一句“生态靠大家, 护林皆有责。劝君多自重, 守法才安好”。说来奇怪, 尽管纸面上的交手挺激烈, 却没发生什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曾在东洞庭湖大舅的打鱼船上度过一个暑假。因此, 对袁硕士中篇小说《红旗村》里描绘的人物、场景和生活情形, 感到熟悉和亲切。这种故友重逢的情感, 让我对小说深入阅读与思考。

《红旗村》以黄盖湖畔的渔村为背景, 展现了长江“十年禁渔”前后的沧桑巨变。小说以何守护、何布阳、荷花、陈春红等人物命运为主线, 用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 对主要人物的性格进行了多侧面多维度的刻画, 揭示了渔民群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变迁, 凸显了传统渔耕文明与现代生态治理的冲突, 也寄托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展望。

时代阵痛:  
传统渔民的生存挑战和生计转型

“何守护是红旗村最后一个渔民, 也是黄盖湖最后一个渔民。长江十年禁渔后, 红旗村四十多户渔民都上了岸。经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煎熬后, 接过镇政府颁发的护渔志愿者证书, 何守护也终于上了岸。”

可见, 渔民何守护对黄盖湖的眷恋, 已经到了近乎顽固的地步。其“终于上了岸”, 反映了传统生计模式与新的生态空间的矛盾。而其他四十多户渔民也并非全部自愿上岸, 是过度捕捞与环境污染导致资源枯竭, 迫使渔民在“靠湖吃湖”与“上岸转型”中, 艰难地做出的抉择。

小说的前几个章节, 描述了黄盖湖渔民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打鱼、娶媳妇、生孩子, 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 倒也平淡而充实。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渔民群体的生存困境开始凸显。怎么办? 红旗村人感到茫然, 队长何布阳也是一筹莫展。穷则思变, 2005年, 红旗村分湖到户。这个办法虽然比全国各地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迟了些, 但效果同样立显。

“分湖到户后, 大家都搞网箱养鱼, 慢慢地阔绰起来了。到了冬季, 湖瘦水浅, 男人们都赶季节, 城里人在办年货, 何布阳把鱼贩子喊到湖边看鱼利价。一户一户的卖, 一箱一箱的捞, 一车一车的拉。晚上三四个点下湖, 早上六点上岸了市。取鱼的时候, 大伙帮忙; 数钱的时候, 各自回家, 每天总有一户在门缝里笑眯眯地点现钞。”

一下午, 渔民的心思活络了, 干活也拼命了。几年过去, “半农半渔”的村子, 都起新房了。“此时的黄盖湖渔民, 沉浸在快速致富的喜悦中。唯有何守护, 这个传统的渔民, 继续以打湖中野鱼为生。迫于生计压力, 他在湖湾不远处的无名小咀, 用锄头挖掉乱草, 开荒种豆。正是这个最后的渔民, 成了滥捕滥打、环境恶化的见证者和痛苦者。

这种阵痛, 也体现在家庭情感与伦理的纠葛。人物间的互助与牺牲, 既保留了渔村社会的温情底色, 也揭示了政策执行中的人性复杂性。

生态觉醒:  
从资源掠夺到亟待治理的期盼

分湖到户后, “不管大鱼小鱼, 能打到的就是好鱼。滥捕现象开始出现, 三春鱼也成了桌上佳肴, 钱

春耕秋收的喧闹之后, 村子进入安宁的冬天, 这是一段辛劳之后品尝甘甜的时光。

在这样的冬天里, 母亲照旧早起晚睡, 一刻不闲。母亲的巧手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 不仅庄稼种得好, 菜园长得旺, 家里收拾得干净利索, 就是裁剪缝补的针线活, 琐碎细小的家务事, 到了母亲手里也不再平凡。

母亲在院子里铺开宽大的竹席, 把新买的各色布料抱出来。随着手中的剪刀行云流水般地游走, 我们的棉袄、棉裤、夹袄、夹裤, 一样一样显出模样。

母亲抱着棉花, 一片一片, 一层一层, 边絮棉花边用手压实, 絮好一件再絮一件。絮好了棉花, 就穿针引线开始缝制, 均匀细密的针脚, 如同一行行跳跃的音符在延伸。

风从东山上吹来, 掠过漫山遍野的茅草和大片的土地, 萦绕在村子里, 夹杂着松针和桦树叶的味道。阳光透过梧桐树的枝桠洒在母亲的身上, 头上的缕缕白发闪着银色的光。五六天之后, 所有的棉衣缝制完成, 高高地摞在炕角。

东山上有着繁多的奇异异果, 母亲也早早采来晒好, 进了冬天就开始打理。山楂、枸杞、核桃、板栗、酸枣、柿饼, 红的黄的绿的紫的黑的, 像浓墨重彩的生旦净末丑一般, 装满了篮子筐子和篓子, 透出醉人的香气。

这些干果来得并不容易, 是母亲背着大大的藤条筐, 踩着深秋深凉的露水, 穿过浓重的雾气, 爬到悬崖峭壁上采来的。晒干的先留存一些, 余下的背到集市上卖掉。

在村后的北岭上, 母亲单独留出一小片地, 种的都要细心管护的绿豆豌豆。秋收后, 粮食全进了仓, 这些豆类就单独装在囤子里。

母亲把花生、红豆、绿豆、豌豆、小米都分成好多份, 装在小布袋里。这些尽管不是名贵之物, 却是城里人眼中的田野山珍。被家乡人称为“草药王”的蒲公英、野菊花等, 母亲晒得更多。但凡有个咳嗽上火的, 用开水冲泡了当茶饮, 不出两日神清气爽。

母亲还制作风味独特的酱菜。水灵灵的青萝卜,



千年银杏落成诗

张洪林

入冬后, 我家楼下那棵银杏树, 叶子掉了不少。周末起床, 看金黄的叶子铺了一地, 便想起南宋诗人葛洪体的“满地翻黄银杏叶”。原来千百年前, 就有人和我一样, 在冬风里, 对着翩翩起舞的银杏树出神。

银杏树旧称平仲、鸭脚树、公孙树等, 最初的名字并不好听。“平仲”这个名称, 出自较早的文献记载。而晋朝时, 道士常把它栽在观院之前, 称它作“白果仙”, 像是要借这树的静气, 拢住观里的清宁。

北宋诗人张商英“鸭脚半熟色犹青, 纱囊驰寄江陵城。城中朱门韩林宅, 清风明月吹帘笙”一诗, 往江陵城寄“鸭脚”的时候, 是用细纱囊裹着果子, 连枝上沾的霜气都没散吧。

宋徽宗年间, 因其“形似杏, 白似银”, 改称为银杏。《本草纲目》载: “原生江南, 叶似鸭掌, 因名鸭脚。宋初始入贡, 改呼银杏, 因其形似小杏而核色白也。”明代周文华所著的《汝南圃史》中提到“公种而孙得食”, 故银杏树也被称为“公孙树”。

这树不光人过诗笺, 还仰望着诗仙的深情。入冬的孟庙, 静得像一页泛黄的古笺。那株千年银杏悄悄卸下一身金甲, 将繁华交还给泥土, 以铁画银钩的枝杈, 在青灰色的天幕上默写一首无字的诗篇。风过时, 枝头轻盈, 仿佛在吟诵一个被岁月反复摩挲的名字——李白。

唐开元二十四年, 那位从蜀道走出的谪仙人, 将家安在了济水之畔。诗仙李白寄家济宁二十余载, 将此地视作第二故乡, 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他曾在沙丘城寄怀杜甫, 写下“城边有古树, 日夕连秋声”的佳句, 彼时城边古树的婆娑身影, 恰似今日孟庙银杏的风姿, 跨越千年, 诗意依旧相通。而这份诗情意, 更藏着济宁与蜀地深深的牵绊。

凝视古树苍劲的胳膊, 我忽然看见了一种奇妙的交织。那伸向苍穹的虬枝, 多像李白的仰天长啸: “噫吁嚱,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诗中蜀道的筋骨, 嶙峋而执拗; 而它深扎于齐鲁沃土的根脉, 又分明是“思归若汾水, 无日不悠悠”的绵长情愫。

这棵树, 不正是他精神的物化么? 一面是蜀地山水赋予的浪漫与不羁, 一面是孔孟之乡熏染的人世与沉潜。风霜千年, 它站立于此, 虽无缘与诗仙对歌, 但这块人文土壤, 将两种遥远的地理与文化, 嫁接成了同一个生命的年轻。

旋转的黄叶悄然落在孟庙的碑石, 记录了诗人将蜀中的云雨酿成齐鲁的酒, 又将运河的帆影化作梦里的青莲。入冬的静穆里, 一切绚烂归于素朴, 所有的漂泊与驻足, 都沉淀为这古树清晰的脉络, 它告诉我们, 真正的故乡, 既可以用脚步丈量的土地, 也可以是精神最终抵达的诗意与苍茫。

如今孟庙的金黄银杏下, 仿佛能望见诗仙的足迹, 尽管那时这株银杏尚未出生, 但李白一定来此有过朝圣。这块文脉圣地, 一边连着齐鲁的文脉, 一边牵着蜀地的根脉, 让山水相隔的两地, 因诗与史紧密相连。

银杏落尽又逢春, 落叶是诗仙飘飞的文字。这一地金黄, 是岁月的馈赠, 更是仰望两地文明交融的见证, 恰如诗中所言, “芳林新叶催陈叶, 流水前波让后波”, 千年过往皆成序章, 文脉绵长生生不息。

■心飞扬 摄影